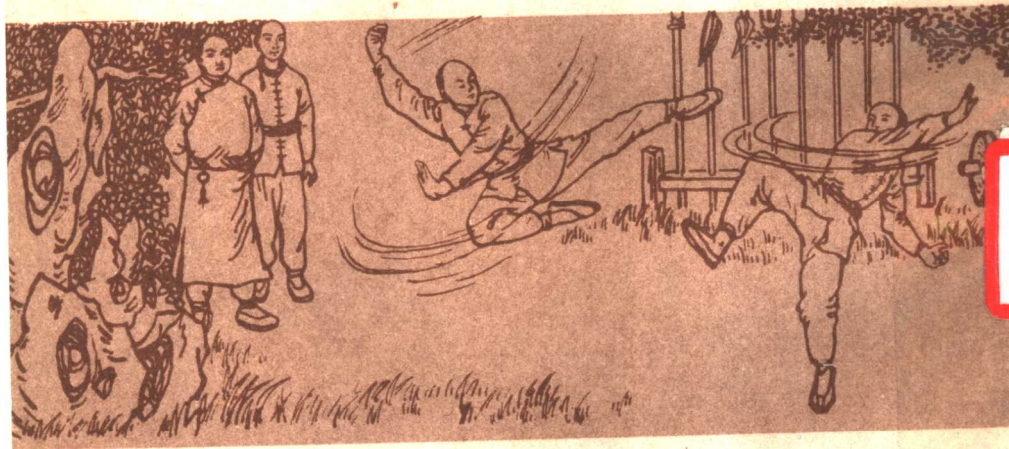


武俠奇人傳

下
冊



姜容樵 著

武俠奇人傳

中国书店影印

低聲悄答
表出當時
情勢

第二十一回 沙家寨夜盜大官印 筆架峯暗據小樓儼

說說小崑崙馬貴夜探筆架山。聽見沙馬氏、竇聞氏、武大鵬三人正在說密話。忽地背後有人照着馬貴肩膀扒搭拍了一巴掌。把馬貴嚇的一蹦。閃身回頭細瞧時。原來是許占鰲。纔放了心。兩人彼此嘆味一笑。馬貴低聲問道。您打那兒來的呀。真會耍骨頭。嚇了我一大跳。占鰲悄答道。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呢。是接着劉師叔的信來的嗎。馬貴點頭道。正是這裏不好說話。咱們找箇僻靜地方去談談。兩人便從房上縱到後院。忽聽得西廂房裏有兩箇人說話。這屋子裏沒點燈。全黑洞洞的。頭一箇人說道。咱們這案子纔造起來沒兩箇月。就接二連三的出了好些怪事。現在又有甚麼衙門裏的人來探消息。幸而上山防備緊密。一露面就把這人給捉住啦。要不然馬上就要鬧大饑荒。偏偏咱們寨主奶奶又把母夜叉一

小處
有計較

家子留了下來。他們住在這裏卻不打緊。倒是惹動了官府。累得他們黑夜白日的瞎忙。連睡也不得安穩睡。他們反倒擺足了臭架子。呼來喝去的。充起主人來。真叫人氣煞。照這樣窩藏着他們。不久就要受連累。我老早就想另打碼頭了。又有一箇人說道。武大鵬真不是箇東西。前天夜裏我們捉到那箇姓張的。他卻和奶奶爭着要動手把那姓張殺了。他自己也不想想是住在人家裏。卻來硬管人家的閒事。真不要臉。過兩天。咱們兩箇一塊兒到興隆山去。在這裏幹甚麼。靜等着官府來捉去嗎。許占鰲一聽。計上心來。回頭向馬貴道。老兄弟。煩您給我看莊。待我把這兩箇東西捉着他。問箇究竟。馬貴道。不妥。當把他兩箇人捉着。問完了。還是殺掉他呢。還是捆起來不管他呢。如果殺了他兩箇。又給張師叔種箇仇根。捆起來不管他。明天他兩箇把這話告訴沙馬氏。叫他再加緊防備。更不便當。倒不如請師兄您看莊。我這裏有藥香。把他兩箇熏過去。隨便捉

一箇出去。問他一箇明白。如果願意到着嚙們効力。給他些好處。重賞之下。必有勇夫。不肯隨着嚙們去時。便把他殺了。擲到山澗裏去。滅了口。給他箇莫名其妙。這兩箇東西。口口聲聲說要到別處去。不肯在這裏久住。諒來沒有不肯跟嚙們的。您瞧是這樣辦好不好。許占熬道。好極啦。您的主意真高明。就依你的辦吧。馬貴先把自己鼻孔塞了。又措了兩箇布捲。給占熬也堵了鼻孔。在上望風。在院子裏不好打火。馬貴便縱身到了牆外。把藥香筒子取出來。又取出了火石火鏹。柳木取燈兒。打着了火。將藥香點着。纔後身跳到院裏。慢慢的走到西廂房。伏在窗子下。聽了聽。屋子裏鼾睡之聲大作。便用舌尖把窗紙舐溼了。穿了箇小窟窿。使了箇木匠單吊線。朝着屋裏望去。靠窗臺下一張軀匠。匠上睡着兩箇人。知道是方纔說話的兩箇東西。便把藥香隔着窗眼擲進去。約莫有一袋煙的功夫。把藥香收回來。裝在藥香洞子裏。回身走到門口。用單刀把門門撥下了。

這是夜行人
常識

武俠奇人傳

四

輕輕推開門。先使了箇野戰八方藏刀式。往屋裏探了探。沒有動靜。這纔邁進門闥。到匠沿邊。朝匠上一瞧。兩箇人就像死過去的一般。馬貴不敢多耽擱。提起一箇夾在右脇。走出屋門。到了院子裏。擰身縱到房上。許占鰲瞧着。抿嘴笑了笑。便一同躡到牆外。順着山路下山。走了約有半里多路。沙家寨已被山峯遮斷了。許占鰲道。好啦。就在這兒吧。馬貴便將捉住的人。放在澗邊一方石頭上。從澗裏捧了幾捧水。照他頭上拍了幾拍。又從腰裏取出一箇小紙包。打開來。是一包藥粉兒。用指甲挑了不大一點。吹在他鼻孔裏。那人呵噤。呵噤。一連打了一陣嚏噴。伸胳膊。蹬腿。活動起來。一霎時。睜開眼睛。四下亂瞧。見面前站着兩箇生人。又都是夜行打扮。再朝上一看。滿天星斗。斜月掛西。嚇得一鼓碌爬起來。馬貴一伸腿。將他拌倒。他這纔明白。是被人捉來了。馬上跪倒地下。擣蒜一般的碰響頭。苦苦的哀求饒命。馬貴揚着單刀。指住他說道。你也甭害怕。有兩條路給你。

這兩件是
緊要以前
幾句祇是
陪襯

羊上樹理
不成涉筆
趣

走。你是願意死呢。還是想着活。那人哭着央告道。祇要你老人家饒了俺的狗命。隨便您老人家怎麼辦。俺沒有不依從的。馬貴道。頭一件。你姓甚麼。叫甚麼名字。那裏人。怎麼到這裏來的。寨裏捉着姓張的。在甚麼地方。他們盜來的官印。藏在那裏。一字不許隱瞞。通通說出來。如果說瞎話。馬上就先把你殺掉。推下山澗裏去。第二件。要你真心幫助我們辦點事。有你喫的。也有你喝的。總比你在他山寨裏舒服。隨着我們去也好。照舊住在他這山寨裏做箇探子。常常通箇消息更好。遇到事裏應外合。成了功。有的是賞。你想想。把這賊皮脫掉了。也有箇出頭之日。那箇人聽了這些好處。歡喜得不知怎樣纔好。那有不願相從的道理。當時向許占鰲。馬貴結結實實的磕了兩箇頭。說道。您老人家真是救命活菩薩。我在這山上老早就想逃跑。祇是沒有機會。您老人家肯成全我。賽過是我重生父母。吾姓楊。名叫尚恕。原籍徐州人。今年二十九歲。同我在一箇屋裏的叫李

博清。天津河東陳家溝子人。三十歲。他的爲人極猾。慣會說謊。甚麼不要臉的事也敢做出來。可是膽子很小。算得箇頭號膿包。卻是會巴結哄人。寨主奶奶很相信他。紅的出了尖兒。我們常常的受他齷齪氣。前天捉着那姓張的。本來是吾們幾箇值班守夜把人捉住的。他卻先跑到寨主奶奶面前去請功。所以大家都叫他做承重孫。這綽號也的確很像咧。接着又把張聚探山。被沙家寨的捉住。怎樣審問。怎樣要殺。沙馬氏怎樣攔助。從頭至尾。一五一十。說了箇詳詳細細。明明白白。祇是畢竟是怎樣一回事。還得編書的把他說出來。自從郭雲深、劉奇蘭二位老英雄把周明泰、田靜杰、喬錦堂、耿繼善、張聚、陳廣智、許占鰲一班人都分派出去。四下裏尋訪盜賊踪跡。第二天就有信送回來。原約定到了甚麼地方。有沒有消息。必須有信息。其中陳廣智、張聚兩人同走定州一帶。張聚是箇道德君子。遇到事總是當先告奮勇。拿出十二分誠心挑硬擔子。誰也攔不住他。

今日那有此人

老眼不花

他本來也是爲的幫助雲深辦事。雲深也曉得他不會有什麼岔子出。況且和郭雲深是同輩。許占鰲等一班人都得叫他一聲師伯。這一次同陳廣智出來。他就向陳廣智說。下一輩有幾箇師侄有點瞧他不起。如果有甚麼消息。必得讓他先去。言語之間。他們平日對待他鬚髯是很蔑視的。其實是大家有事。而且又是自己人。用不着那些虛文委蛇。張聚便老覺着不對味。定要學那黃忠不服老的故事。賣兩手給年輕的瞧瞧。倒底中用不中用。他兩人到了新樂縣。就碰見三箇形跡可疑的人。都在茶館裏喝茶。鬼鬼祟祟。實在不是好人。張聚瞧着這三人。破綻很多。當時就同陳廣智商議妥當。如果這三人一齊動身。他和陳廣智也在一處踪着。儻若是這三人分開走。他也和陳廣智分頭追隨。這時茶館裏這三人先前還說些生意買賣話。後來就說起春典來了。甚麼湊金、喫漂羅、旋羅。又是甚麼猴子肉喫完了騎鬼子去。等等調坎。張聚、陳廣智聽了。心裏早就明

白滲金是喝茶。漂羅是包水角子。旋羅是烙大餅。猴子肉就是豬肉。喫完了騎鬼子去。是僱小驢騎着走。張聚、陳廣智兩人便也隨便喫了點東西。這三人是那裏來的。往那裏去呢。陳廣智張聚兩人不知道。編書的卻曉得他是沙馬氏派探聽消息的探子。當下狼吞虎嚥吃了箇乾淨。算給了錢。起身就走。三人一出城就分開手。一箇順着定州大道走去。兩箇往西北直奔曲陽縣。原來這三人在正定府探了消息。一人先往定州給武大鵬家爺兒幾箇送信。這兩人回筆架山沙家寨去報訊。陳廣智跟了這一箇人走。張聚心雄志壯。想大饒饒喫。便跟着這兩箇人。或前、或後、亦步、亦趨。不卽不離。影影綽綽。望去總瞧得見。走了約莫半天功夫。忽見對面又走來兩人。老遠瞧着。髻髻是見過面的熟人。原來正是小旋風武人義。獨霸京東聞人鶴。奉母夜叉寶聞氏之命。派他們隨後到正定來探消息。走到半路就碰見這兩箇嘍囉。彼此招呼。指手劃腳。唧唧嘍嘍說了一陣。四

陳廣智
過好單
張聚叙

人就分了手。兩箇嘍囉依舊順着大路往西北走去。迎面來的兩人一箇拐了灣。往定州大道去。這正是武人義給他老子武大鵬去送信。聞人鶴獨是一人往正定府的大道走下去。張聚恐怕被聞人鶴看見。從小道上繞過去。當天陳廣智跟着那人到了定州。纔知道武大鵬、武人義、武人杰父子三人都在那裏埋伏着。陳廣智探訪明白。連夜趕回正定報訊。賽雄信張聚一直跟到筆架山下。那兩箇嘍囉一直跑上山去。張聚朝山頂上望了望。隱隱像有座山寨。又四下裏聽了聽。離着幾里路。纔有箇小村莊。張聚撥回頭來往那小村走去。進了村子。找了半天。也找不到客棧。後來問着一箇老百姓。纔知道村東頭有一家豆腐店。代住過路客商。張聚到了豆腐店。推說錯路要住在這裏。豆腐店掌櫃的瞧着張聚倒像箇教書先生。便讓他到店屋裏。馬上打水洗臉。叫內掌櫃拾掇了幾樣菜。給張聚喫飯。張聚也不謙讓。喫了箇十分飽。飯後閒坐。便和掌櫃的瞎談了

胸武有系之之况旅回讀
俠文之搖馳味宿思之令
的事矣感意神時野令
心之是慨爲爲之店人

武俠奇人傳

一〇

一回。天色一黑。上匠睡了。張聚心裏有事。那能睡得熟。翻身側耳聽了聽。祇有遠處傳來連續不斷的犬吠聲。閃眼瞧了瞧窗櫺上。照滿了月影。地下現着一箇箇的白圓。兒這時正是三月十三、四。天氣不很冷。一鼓碌爬起來。把身上繫縛停當。留下一包碎銀子給飯錢。悄悄出了豆腐店。把門倒拉上。出了村莊。仰頭一望。天上滿星斗。皓月當空。不覺悠然神往。走到山麓。認清了山上的盤蛇道。放開腳步。一直走上去。不消一頓飯時。就到了山頂。瞧月兒偏西。已是三更多天了。覺着山頂上比山下邊冷了許多。凝神聽了聽。寨子裏沒有甚麼動靜。只有梆梆鏜鏜。鏜鏜更聲不斷。便走到寨子東邊。往上看。了看。也不管他有一丈七八尺高。祇擰身。擰身。擰身。地拔葱。果然不費力氣。就到了寨牆上邊。朝下瞧了瞧。各院裏都沒燈光。知道寨裏人全睡了。這當兒。更夫敲着梆鏜。進了裏院。張聚從寨牆上。縱到屋頂。越過三進房面。到了後進大廳。大廳門窗都敞着。連東西廂房全

好勝至此
老猶有此
童心

應是八箇
何以寫七
箇蓋暗應
上文楊衙
恕所說李
博清先去
報功也

是黑洞洞的。張聚四下望了望。沒有動靜。這纔放心往大廳裏走去。走到大廳廊簷下。定睛一瞧。哎呀。那不是知府官印嗎。清清楚楚。明明白白。擺在大廳正面供桌上。黃緞子包袱包着。巍然在上。張聚喜得心花怒放。暗想。合該我建這一場大功。這可被我攔住啦。讓這些年輕小子們瞧瞧。倒底是子薑辣。老薑辣。想到這裏。那敢怠慢。緊走幾步。闖進大廳。伸兩手正要抓取大印。驀地一陣響亮。嘩啦叮咚。被鋪地錦的絆腳索給絆住了。這索好似孫悟空戴的緊箍兒一般。不掙扎還好。越掙扎越緊。扭馬上就來了箇嘴捺地。前撲虎。兩條腿綁捆在一塊。像上了腳鐐一般。動也動不得。這當兒。兩聲唢呐。滿院裏都是燈籠火把。男男女女。足有百來箇。站滿了一大廳。早有七箇大漢過來。把張聚兩手一擰。背着捆縛起來。提起來。張聚睜眼一看。正是母夜叉竇聞氏一黨。爲首的另有一箇五十上下的婦人。滿臉橫肉。通身的兇骨頭。箇兒比壯漢子還要來得龐大。單說她那腰。

此處寫八
箇暗應上
文細極

兩人合着手也摟她不過來。她手裏拿的兵器。不看則已。看了把人嚇的。舌頭吐出來收不回去。你道是甚麼玩藝兒。原來是一對短柄鐵槊。耀眼明晃。足有五十多觔。這人正是閩王丈母沙馬氏。他們自盜了印來。就防備着四處埋伏好。料到官府一定有人夜間上山探寨。故意的連箇燈也不點。沙馬氏見捉住了人。便吩咐把捉住的帶上來。就在大廳問口供。一聲呼喚。屋瓦震動。過來八箇漢子。把張聚拖到桌子前面。沙馬氏、寶聞氏、兩人坐了正位。兩邊站着聞人鶴和寶家兄弟等。燈籠火把。照耀如同白日。沙馬氏問道。你這老東西。這般大年紀。還有多少年活着。不在家裏享福。偏偏要躡到這裏來送死。可是活得不耐煩了。你就有探着消息。把印拿了回去。與你有甚麼好處。張聚不待沙馬氏說完。大罵道。呸。你們這夥淫婦賊女。生成的賊性。橫行霸道。胡作非爲。祇顧擾地方。害百姓。天理難容。總有一日要遭天譴的。爺爺既然被你們捉到啦。沒甚麼多話說。聽憑

你們擺佈殺、剝、剝、剝、隨你們的便。我今天原是特來代天施罰。不料你們惡貫未滿。中了埋伏。爺爺此來並不是爲陞官發財。也不是爲尋仇報恨。爺爺的心意。你們這夥髒東西不配知道。如合我幾句話告訴你們這羣賊奴。你們要牢牢切切。更要傳給你們同黨的寫在衣襟上。我們終南派從第一代到現在。不論那一代。那一支派。志向都是一樣的。第一條戒規。就是剷除土豪、痞棍、教匪、惡寇。是我們的本分。和這班東西永遠勢不兩立。剛說到這兒。竇聞氏攔住說道。你說的話祇然是混嚼。你們爲甚麼憑錢錫案和我一家子這樣過不去。一而再、再而三。把我一家子拆散的七零八落。還是一箇勁兒的不放手。甚麼叫江湖義氣。你們這夥無義的……張聚不待她說完。冷笑一聲。搶着說道。好啦、好啦、不必再說啦。錢太尊做官是清、是濁。你們所作所爲是好是歹。老百姓是有公論。不值得和你們辯說。爺爺不願意再和你們這夥潑淫婦再說廢話。竇聞氏氣得渾

暗應上文
尾段

身直抖。綽起雙刀。起身撲過來。要把張聚殺了。張聚挺着頸子道。來吧。沙馬氏攔住寶聞氏道。您養性急。我還有話問他。他既然落到咱們手裏。死活還不是聽咱們擺佈嗎。何必着急呢。寶聞氏這纔不敢動手。把雙刀收了。沙馬氏問道。我看你這老頭兒。倒是箇好漢。你姓什麼。叫什麼。那裏的人。你說是終南派。究竟是那一支上。第幾代。且告訴咱。張聚呵呵大笑道。爺們光明正大。有什麼不好說。你們這夥賊。站穩了聽着吧。我是終南派。河南一支。馬學禮先生嫡系。姓張。名聚。人稱養雄信。同郭雲深。劉奇蘭。師弟。董海川。師兄。都是第五代新字輩。我可不是挈他三箇來嚇唬你們。不過叫你們知道。咱們弟兄。志向一貫。共振宗風。不像你們。祇圖做強盜。這一席話。把沙馬氏說得。整箇的。軟下來。半點氣也沒有啦。照說沙回子夫妻。得叫張聚師叔。沙回子兩口子。是董海川的門徒。明知不敢敵抗。董海川。海川如今還在南來北往。沙回子夫妻。投鼠忌器。不能不有所顧及。無

論怎樣也得給董海川留面子。所以沙馬氏聽了張聚這一番話。立刻改換了容顏。吩咐嘍囉把張聚身上索絆都放鬆些。一面向張聚說道。原來是張老英雄。多有得罪。嚙們各行其志。張老英雄格外原諒。張聚聽了莫名其妙。也不好答話。祇好聽憑他們。沙馬氏喊了兩箇親信。就是楊尙恕。李博清。把張聚帶到後院上房裏。那堂屋正面掛着一條大中堂。把中堂掀開。好好的甌牆沒一絲縫兒。沙馬氏隨後來到。用手一摸。不知怎樣就露出了一扇角門。把張聚推了進去。隨手又合起來。這裏邊是兩間屋。上有天窗。四週卻沒門。到了飯時。在後牆上另有一箇機括。祇能遞飯碗出進。外面出進處。祇有沙馬氏。楊尙恕。李博清。三人能開能關。這一進房子。天天常鎖閉着。幾道鎖的鑰匙全在沙馬氏手裏。不論誰也不得私進。至於那正定府官印也在這後院大廳走廊西頭。有一箇機括裏。祇有沙馬氏能開能關。開了這門。裏邊還有一道門鎖了。幾把鎖。再進第二道門。就